

我要的不多，请不要歧视我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5-05-07



WHU同志公益小组

人都是有趋利避害本能的。就好像一簇火苗窜起在手掌下，迅捷的抽回手指，便是本能。

2015年，我27岁。

我是，一个同性恋。

其实我没得选，如果有的选，我想我宁愿这辈子都不知道同性恋是个什么玩意。

可惜，我就是，无可奈何的无能为力。

我不喜欢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我想，应该每一个跟我一样的人，都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跟我一样百转千折的斗争。

与自己，与世俗，与孤独，与黑夜，在歧视与厌恶的眼神中，绞杀了阳光下真实的自己。

然后在黑夜中舔舐心口上的伤，犹如一头高傲的兽。

历经时间的洗礼，这些曾经最不堪回首的过去反倒成了我们今天引以为傲的疤痕，绚烂的犹如与生活搏斗的战绩。

好像我所熟识的圈子里的朋友，在家庭方面，或多或少都有情感上的缺失。

比如我。

所幸的是，不论家庭、生活、世俗曾经给我们施加了多大的重压，我们依然活得积极向上，健康坚毅。

我是一名支教老师。

当身边的朋友听到我的职业时，总是讶异的惊呼：“你怎么能成为一个老师，你千万不要教坏了小朋友。”

我选择跟朋友出柜，所以他们并没有歧视的含义。

但我也知道，当有一天我选择向社会坦诚自己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我会教坏小朋友。

自嘲的笑笑，回想三年的支教生活，这群小山村孩子教给我的，比二十多年生活教给我的更加坚实厚重。

当我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因为虚无缥缈的爱情选择来到一个连语言都成障碍的陌生地方时，我看到这群挣扎在生活边缘线的孩子们，他们身上的淳朴，坚韧，独立，懂事深深的让我折服。

我开始对教育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反思。

我希望他们能像山中松柏，即使独自面对疾风骤雨，也能坚信，明媚的阳光必将照耀在生命的前方。

他们蜗居在这一方绿野，未曾走出大山，于是，我想成为他们的眼睛，用自己的行走感悟，一张照片一个故事的跟他们缓缓的讲述，激发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兴趣，努力向上。

我参加公益，找来资助学生的个人跟单位，被评为省级最美志愿者，国家级希望工程园丁奖。

我热爱我的工作，热爱我的生活，热爱孩子们。

我同样热爱我的朋友。

我很庆幸自己能有一群朋友，他们不嫌弃我的出生，不厌恶我的取向，仅仅因为我是我，可以肆无忌惮的暴露最真实的我。

他们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

我可以跟着他们徘徊在午夜无人的街道，踏碎月光，燃放烟火，大口喝酒，大声欢笑，窝在家里一起贴面膜，用尖细的声音模拟女人的姿态，自娱自乐的聚着。

不论难过悲伤，还是喜悦彷徨，总有他们的肩膀，犹如白昼里漫天的繁星，也许看不见，但，他们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更热爱我的家人。

父亲多年顽疾缠身，母亲强势而专权，还好我有一个哥哥，有了侄子，让我在婚姻的道路上有借口拖延。

我想，每一个跟我一样的伙伴们，不是因为顾忌父母的感受，也许能够活的更自在一些。

我们在面对父母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愧疚，愧疚到难以开口向自己最亲密的人坦白最真实的自己。

因为害怕伤害，所以选择隐瞒。

即使，我们活的再苦再累。

于是我们惺惺相惜，渴望找到一份安稳的爱情，让这份爱成为我们冲破藩篱，割裂一切的利器。

可是很多人会说：“同性恋好恶心，乱搞，还容易得艾滋病。”

我想说，我不敢保证自己没有一夜情过，但是，我同样敢说，我对于爱情的执着并不比任何人低劣。

难道，异性恋就一定比同性恋更忠贞，更完美，更令人叹服吗？

只怕，事无绝对，我们看到了他阴暗的一面，也要看到他温暖的一面。

温暖的一面给我们勇气坚持不懈，阴暗的一面让我们鞭策自己，不敢滥情。

最起码，异性恋还有法律，还有后代，还有家人这些因素的维系，而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苛刻的眼光下只能选择勇敢的活着，积蓄着所有的勇气直面最真实的自己，把生活活成称心如意的模样。

说到这里有的人也许会朝着我吐一口唾沫，极度厌恶的说道：“呸，违反人类伦理的死基佬。”

我并不是一个坏人，不偷不抢，不伤天害理，不杀人夺命，只是上天给我开了个玩笑，让我喜欢跟我一样性别的人，你可以侮辱我，但你不能侮辱我的爱，因为爱，都是一样的，我的爱，并不比任何异性恋卑微。

作为一个同性恋，我要的真的不多，请不要歧视我。